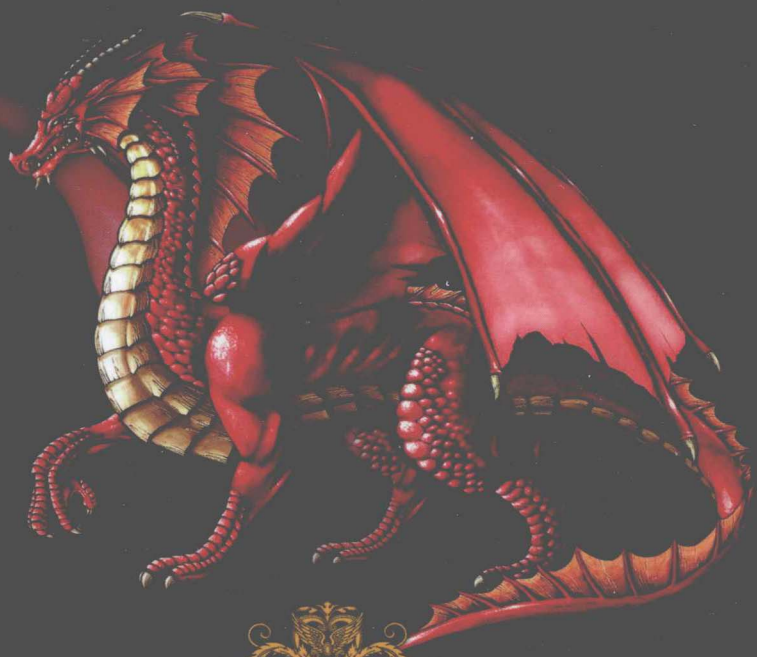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东方阴谋

【美】娜奥米·诺维克 著
朱凤余 译

THRONE OF JAD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东方阴谋

THRONE OF JADE

【美】娜奥米·诺维克 著
朱凤余 译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译者序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可以追随高远的理想、完成光荣的使命、成就非凡的人生，即使是普通人都能成为英雄。

《龙骑士》系列小说，就是一部可以让我们成为英雄的作品。作者天马行空地构筑了一个人与龙共生的奇幻世界，这里有宏大的战争场景、惊险的故事情节、离奇的人物命运，我们必须插上想象的翅膀，唤醒沉睡已久的好奇心来遨游这个神秘莫测的奇异世界。

本书之所以会如此奇幻，与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。作者娜奥米·诺维克，出生于美国纽约，却就读于英国布朗大学，这使她的作品既有美国人硬朗的语言风格，又带有欧洲人奇特的传统视角；她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，并从事过电脑游戏的开发设计工作，这都为她构建这个庞大的魔幻帝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。

《东方阴谋》是《龙骑士》系列小说的第二部，故事发生在中国。皇帝派出使团从英国要回应由皇族成员乘坐的天龙“泰米艾尔”。上校劳伦斯和泰米艾尔在各方压力下，踏上了前往中国的

“不行，先生，”劳伦斯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，“很抱歉，但是不行。我不会那样做的，至于另外一个职务，还是请您给我免去吧。”

在整个会见过程中，坐在巴勒姆边上空军团的波厄斯上将一直保持着沉默，听到这话，他只是摇摇头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，然后把双手交叠着放在了大肚子上。巴勒姆愤怒地看了劳伦斯一眼，对他说：“可能我说不清楚，上校，这不是请求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你必须执行它。”

“我宁愿先被绞死。”劳伦斯平静地说，丝毫不在意自己正在和英国海军大臣说话。如果他仍然是一名海军军官的话，这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，即使他是一名飞行员，这样做对他也是毫无益处的。然而，如果他们打算把泰米艾尔送走，送回中国去，他作为飞行员的生涯也会就此结束：他永远不会接受任何其他龙取代泰米艾尔的位置。对于劳伦斯来说，没有一条龙可以和泰米艾尔相比，他不会接受孵出来后将是第二好的龙，即使军团里的人排着长队等待着这样的机会。

永理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紧紧抿着嘴唇，他的仆人骚动起来，用他们的语言小声讨论着。劳伦斯察觉到他们的轻蔑语气，但这种轻蔑更多的是对巴勒姆，而不是对自己。最高长官很明显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尽管他努力地保持着平静，但是脸上还是渐渐露出复杂而愤怒的神色。“上帝作证，劳伦斯。如果你认为你能在英国政府和叛乱之间立足的话，那你就错了，我想你大概忘记了你的第一职责是对你的国家和国王负责，而不是对你的龙负责。”

“不，先生，是您忘记了。正是因为职责，我给泰米艾尔戴上了鞍具，牺牲了我的海军军衔，那时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真正不同寻常的品种，更不知道何为‘天龙’。”劳伦斯说，“也正是因为职责，我带着他经历了艰苦的训练，并开始艰难危险的服役，因为职责，我让他冒着失去快乐，失去生命的危险进入了战争。我不能用谎言和欺骗来回应如此神圣的服役。”

“够了！”巴勒姆说，“别人还以为让你交出你的长子呢。”

走很远了，他就不能飞回陆地上了。”

“哦，这太阴险了，”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让他疼痛不已，“难道波厄斯什么都没有说吗？我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向你提出这样的建议，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海军军官理解这样的事，波厄斯也应该向他解释事情的原委。”

“我敢说他什么也不能做，他只是一个服役的军官，而巴勒姆是政府派来的。”劳伦斯回答，“但是至少波厄斯救了我，使我没有被绞死。我太生气了，无法控制自己，因此，他把我赶了出来。”

他们已经到了临河街。这里交通拥挤，使他们几乎无法交谈，他们不得不集中精力，避免被从臭水沟里飞起的可疑的灰色烂泥溅到，避免被笨拙的手推车和出租马车挤出人行道。随着愤怒逐渐消失，劳伦斯的情绪也渐渐低落下来。

从分开的那一刻起，他每天安慰自己，期待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结束：中国人很快就会看到泰米艾尔并不想走，或者司令部不再试图去安慰他们。即使这样，这看上去仍是一个残酷的判决，从泰米艾尔孵化出来的这几个月里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，哪怕是一整天的时间，如果不和他在一起，劳伦斯甚至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或者怎样去打发时间。但过去的漫长的两周和这个相比并不算什么，更可怕的事实已经毁掉了他所有的希望。中国人不会放弃，政府最终会找到办法将泰米艾尔送回中国去：很明显，他们为达到此目的，并不反对让他说上一大堆的谎言。很有可能巴勒姆现在甚至不会再让他看泰米艾尔一眼，甚至不让他作最后的道别。

劳伦斯尽量使自己不去想泰米艾尔走后他的生活将会怎么样；当然，也不可能得到另一条龙，海军现在是不会让他回去的。他设想 he 可以从商船队中雇佣一条船或者雇佣一条私掠船，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心思做这个，而且他靠奖金也会过得很好。他甚至可以像一个乡绅一样结婚生子，成家立业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是这个曾经在他的想象中如此美妙的前景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却是这样的单调乏味。

罗兰几乎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试图用一些训练中的闲话琐事来分散他的注意力。

“当然，失去劳伊德我很遗憾——他们打算派他到金洛克营地去，那里有一只‘长翅龙’的蛋壳已经硬了，马上就会孵化出来。”她谈起了她的第一上尉。

“我想我在那儿看到它了，”劳伦斯稍稍提起了点兴致，从盘子上抬起头来，“奥布沃瑟威尔的蛋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对此充满了希望。”她说，“劳伊德真是获得了一个好机会，当然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。但是，和他共同工作五年之后重新和另一个第一上尉合作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整个团队，包括伊科斯西德姆自己都在嘟囔着过去劳伊德是怎么做事的。但是桑德斯是一个心地善良、可靠的小伙子，在格兰比拒绝这个岗位之后，他们把他从直布罗陀海峡调过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拒绝了？”劳伦斯惊讶地喊道，格兰比是他的第一上尉，“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的缘故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罗兰和他一样惊讶，“格兰比非常恰当地和我谈过了，他说他负有责任，但是他不能选择调动自己的位置。我本来以为他肯定和你商量过这件事，我以为你可能给了他一些暗示，让他拥有了希望。”

“没有，”劳伦斯低声说，“很有可能到他职业结束那天也再不会获得岗位了。听到他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好岗位我感到很难过。”在军团里，这样的拒绝对于格兰比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；一个人如果拒绝了一次机会，就很难获得下一次机会了，而劳伦斯很快就再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了。

“哦，真抱歉，我又让你有了更多要操心的事情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罗兰说：“兰顿将军并没有解散你的团队，你知道的，绝大部分都保留着：只有一小部分队员被派给了波克雷，他现在缺人手。我们本来都以为麦西莫斯已经到了他的最终生长期了，你被叫到这儿不久，他就证明我们错了——到目前为止，他又长长

“是的，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。营地里的一个好伙计给我带来了他的消息，告诉我他正在吃东西，但是我不能请求他让我进去：这会把我们两个都送上军事法庭。然而对我来说，我几乎不知道这是否能够阻止我。”要是在一年前，说出这样的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想法，但是诚实让他把这些话都说出来。罗兰并没有大声反对他，但另一方面，她自己也是一个飞行员。她伸出手抚摸他的脸颊，把他拉过来，希望这样可以让她在她的臂弯里寻找到安慰和舒适。

在黑暗的房间，劳伦斯被惊醒了。罗兰已经不在床上了。一个打着哈欠的女仆举着蜡烛站在门口，昏黄的灯光笼罩在屋子里。她递给罗兰一件密封着的急件，站在那里，公然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劳伦斯；劳伦斯感到自己的脸颊因为心虚而变得潮红，向下看了看，确保自己被完全裹在睡衣里面。

罗兰已经撕开了封条，直接从那女孩手里拿过了蜡烛。“这是给你的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她给了女仆一先令，然后不顾礼仪，当着那女孩的面关上了门。“劳伦斯，我必须立刻离开。”她走近床边，点亮了其他的蜡烛，低声说道，“这是来自多佛的信：一支法国护卫队正在龙的保卫下向勒阿弗尔方向运动。海峡舰队正在追击他们，但是出现了一条“光荣火焰龙”。如果没有空军的支援，舰队将无法交战。”

“法国护卫队有多少艘船，信里面说了吗？”他已经下了床，正在穿裤子。“光荣火焰龙”是舰队所面对的最严重的危险，即使从空中获得很多支援，这仍然是令人绝望的冒险。

“30艘或者更多，无疑已经是全副武装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把头发紧紧地扎到了一起，“你看到我那边的大衣了吗？”

窗外，天空渐渐变成灰蓝色，很快蜡烛也没用了。劳伦斯找到大衣，帮她穿上，他的大脑已经开始计算商船存在的可能力量，舰队有多少比例可以被分派来追击他们，有多少需要留下来保证港口的安全：勒阿弗尔港口的炮很有威胁性。要不是风向

从昨天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将获得行动的最佳条件。30艘船的铁、钢、水银、火药。在特拉法尔加战役后，波拿巴可能不再是海上的威胁，但他仍然是欧洲大陆的霸主，这样一次运输很容易就能满足他们数月的需要。

“把那件斗篷递给我好吗？”罗兰问道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大大的斗篷遮盖住了她女性的装扮，她拉起帽子戴在头上，“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跟你去。”劳伦斯一边说，一边快速地穿上大衣，“我希望我能帮上点忙。如果在麦西莫斯上，波克雷缺人手的话，我至少可以拉紧皮带或者帮忙赶走爬到龙背上的人。把行李和戒指留给女仆吧：可以让他们把你的其他东西送到我寄住的房子里去。”

他们匆忙穿过仍然有些空荡的大街：收夜香的人推着散发着恶臭的车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白天的壮工又开始找新一轮的工作，女仆们穿着叮当作响的木鞋到市场去，一群动物正呼着白气。夜里下了一场湿冷的雾，皮肤上像被冰针刺了一样。至少这样一群人的存在，使罗兰不必太在意自己的斗篷，他们与其说是在走，不如说在跑。

伦敦营地位于司令部办公室不远的地方，就在泰晤士河的西岸，尽管地理位置良好，交通非常便利，但是附近的房子都年久失修：住在那里的都是远离龙的人，他们什么都供应不起，有些房子甚至已经荒废了，只有一些瘦骨嶙峋的孩子看到陌生人经过时投以怀疑的目光。流动的软泥拒绝沿着街上的水槽流动。当劳伦斯和罗兰跑过时，踩破了凝结在表面的冰层，使恶臭散发出来，一路跟着他们。

这儿的街道才真是空荡荡的，但是即使如此，当他们匆忙赶路时，一辆重重的推车突然从雾里冲出来，看起来似乎出于恶意。罗兰将劳伦斯拉到一边的人行道上，幸好她足够快，他才没有被夹住拖到车轮底下。推车人继续斜着前行，甚至连停都没有

的吼叫和莉莉喷出的腐蚀性的酸。

他们发出一声尖叫，在这场战争中第一个死亡的人已经被割断护具，像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布娃娃，掉到海里去了。法国龙前进的行动几乎停下来，大部分龙惊惶失措，四散开来，这时已经完全考虑不到布局了。这样，麦西莫斯和其他龙从队伍当中穿过去，队伍已经被分割开来，现在，只有一条比泰米艾尔大一点儿的“低等爵士龙”和一条伪装龙保护埃克森戴尔了。

他们慢了下来。麦西莫斯大口地喘着气，努力地保持着高度。哈考特在莉莉的背上疯狂地向劳伦斯挥着手，通过喇叭高喊着：“跟上她。”与此同时，正式的信号也从莉莉的背上发了出来。劳伦斯拍了拍泰米艾尔的体侧，让他继续飞行。莉莉又喷出一股酸，两条担任保护任务的龙退缩了，这足以让泰米艾尔避开他们飞过去。

格兰比的声音在下面响起，他高喊着：“当心登陆者！”有几个法国人已经跳到泰米艾尔的背上来。劳伦斯没有时间观察了，就在他面前不到10码的地方，埃克森戴尔转过头来。她的右眼呈乳状，左眼凶狠地瞪着他们，几乎可以看到黑色的巩膜下淡黄的瞳孔，她长着细长的角，从前额一直弯曲到张开的下巴边缘。当火焰喷出时，热浪几乎把空气都扭曲了。看见这种景象，就像是看到地狱的嘴一样，他觉着只要再近一点儿，就可以看见红色的胃了。泰米艾尔猛然收起翅膀，像石头一样落下去了。

劳伦斯的胃不停地翻腾着，他听到身后传来咔嚓声和惊叫声，登陆者和防御者同样失去了立脚点，东倒西歪。仅仅很短的时间之后，泰米艾尔再一次打开翅膀，努力地向上飞起，但是他们还是下落了一段距离，埃克森戴尔快速地飞离他们，回到下面的船上去了。

法国船队里的最后一艘商船也进入了英国舰队中长枪的射击范围。炮火的声音持续响起，硫黄和烟雾也升腾起来。最快的三帆护卫舰已经冲到前面，在炮火中从法国商船边上冲过去，为了

获得更好的战利品，船继续向前方冲去。然而，这样做使他们失去了伊科斯西德姆阵型的保护，而此时埃克森戴尔正落在他们前面，她的队员从她身上扔下了拳头大小的铁制燃烧弹，当炮弹向脆弱的英国船上落下时，她不断地喷出火来包围住船只。

一半以上的炮弹落到了海里，因为要留意泰米艾尔的追击，埃克森戴尔没有飞得很低，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很难精确地击中目标。但是劳伦斯看到下面仍然有些船已陷入火海：当炮弹击中船的甲板时，薄薄的壳就会裂开，里面的石脑油被热的铁点燃，在甲板上形成火海。

看到火点燃了其中一艘三帆护卫舰的船帆时，泰米艾尔愤怒地嘟囔了几句，立刻飞身追击埃克森戴尔。他是在甲板上孵化出来的，又在海上度过了他生命的头三个星期，这使得他对海军有着浓厚的感情。劳伦斯也同样感到愤怒，用话语和触摸催促着他。他们正在追击埃克森戴尔，并防止其他的龙靠近来支援，劳伦斯突然看到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事情：守望员克劳因张着嘴，手四处乱抓着——他的皮带已经被割断了。

他从鞍具上掉了下去，手滑过泰米艾尔平滑的鳞片。劳伦斯想抓住他，但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个男孩坠了下去，胳膊在空气中挥舞着，迅速掉到了海里，只是溅起了很小的水花，再也没有回到水面上来。另一个人也紧跟着掉了下去，是一个登陆者，掉下去时已经死了，四肢松散地在空中落下。劳伦斯松开自己的皮带，站了起来，转身的同时抽出了手枪。有七个登陆者还在上面激烈地战斗着。一个戴着上尉肩章的人离他只有几步远，正和夸尔——另外一个从中翼派过来保护劳伦斯的人——近距离战斗着。

劳伦斯刚站起来，那个上尉就用剑砍断了夸尔的胳膊，并且用左手将一把样子恐怖的长刀插进了他身体的一侧。夸尔的剑落了下来，双手抓住剑柄，慢慢倒下去，咳出血来。劳伦斯一阵扫射，但是就在那个上尉的身后，一个登陆者又将马丁击倒在地，他的脖子暴露在那个人的短剑之下。

因为受到空军阻挠，又被海军抛弃，被迫离开了。

赢得的延缓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。外科医生对劳伦斯的腿很挠头，骨头没有断，但是对它进行粗略的触诊时，却引起了剧烈的疼痛，除了几乎遍布全身的淤血的擦伤外，也没有明显的外伤。劳伦斯的头也疼得厉害，但除了给他一些鸦片酒之外，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但是劳伦斯拒绝喝这种酒。医生命令他不要把身体的重量放在腿上，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，他已经无法站起来了，疼痛使他倒了下去。

与此同时，泰米艾尔非常幸运，只受了一点点皮外伤，已经缝合了。劳伦斯不顾他的激动，耐心地劝他多少吃点东西。到了早上，泰米艾尔很明显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没有任何因受伤而发烧的迹象，没有理由再拖延时间了。兰顿将军正式传唤了劳伦斯，命令他到营地司令部报告。“如果你明天早晨还不回来的话，我就去找你。”他发誓，谁都没办法劝阻他。他不得不坐在扶手椅中被抬过去，留下了不安、不听话的泰米艾尔。事实上，劳伦斯也无法让自己安心，他极有可能被捕，如果不是兰顿竭尽全力去劝说，在重重的进攻之下，军事法庭完全有可能将他判处死刑。一般情况下，飞行员除非直接叛变，否则是不能被绞死的。但是巴勒姆一定会将他带到海军军官面前，他们会更加严厉，因为保证龙的服役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更何况根据中国人的要求，英国已经不能让泰米艾尔再成为一条作战龙了。

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一种从容自在的状况，更糟糕的是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殃及了手下人。格兰比必须对自己的挑衅行为负责，其他的上尉，伊凡斯、弗瑞斯和瑞格斯也是如此。很有可能他们所有人都会被解除服役，这对于从小就在军营中长大的飞行员来说，是相当可怕的命运。那些还没有晋升到上尉的人一般不会被解散，会安排在繁殖基地或者营地中工作，还有可能留在他们原来的社会中。

虽然夜里他的腿有所好转，但当尝试着登上司令部前面的台

阶时，他仍然脸色苍白，汗如雨下，虽然这只是一小段路。疼痛越来越剧烈，令人越来越眩晕，走进办公室之前，他不得不停下来稳住呼吸。

“天啊！我以为外科医生已经让你走了。倒下去之前，你快坐下，拿着这个。”兰顿不顾巴勒姆不耐烦的怒视，把一杯白兰地放在劳伦斯的手中。

“谢谢您，先生，您没有错，医生已经同意了。”劳伦斯说，但他只是出于礼貌喝了一小口，他的头脑中已经够混乱的了。

“够了！他在这儿不是为了接受照顾的，”巴勒姆说，“我平生还没有见过这样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，而且还是一位军官——天啊，劳伦斯，我并不喜欢把人绞死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说这是很好的解脱。但是兰顿对我发誓，绞死你的话，你的龙会失去控制。尽管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。”

对于这种倨傲的态度，兰顿一直紧闭着嘴唇。劳伦斯可以想象得到，要让巴勒姆明白这一点需要花费多少令人羞辱的时间。尽管兰顿是将军，而且刚刚从一次重大的胜利中归来，即使这样，对于大一点儿的圈子来说仍然不算什么。巴勒姆可以冒犯他却不需要受惩罚，在海军中的每一个将军都有足够的政治影响或有足够多的朋友，这些都要求对他们更加尊重。

“你将被解职，这一点无可争辩，”巴勒姆接着说道，“但那个动物必须返回中国，为此，很遗憾，我们需要你的合作。想办法劝劝他，我们会把问题放在那儿。如果再出现任何反叛，如果不绞死你，那我就该死。当然，我也会射杀那只动物，那些中国人也同样该死。”

听到最后这句话，劳伦斯不顾自己的伤痛，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但是兰顿按住了他的肩膀，使劲让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
“先生，您太过分了，”兰顿说，“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射杀一条龙，现在也不打算这样做。那样的话，我会亲手发动兵变。”

巴勒姆板着脸，低声嘟囔着一些缺乏纪律性的话，这对于他

来说是不明智的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劳伦斯觉得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劳伦斯清楚地知道，1797年的海军大兵变时，巴勒姆当时也在军中，那一次一半以上的舰队都起义了。“好吧，我们期待着事情不会到这样的地步。在斯匹特海德港上有一条运输船‘忠诚号’，她在一周之内就可以做好准备。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这只动物登上船呢？他太倔犟了。”

劳伦斯无法回答，一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一度，他甚至疯狂地准许自己考虑从这里逃走。泰米艾尔可以很容易地从多佛飞到欧洲大陆上去，而在德意志联邦中有一片树林，直到现在仍然有野生龙在那里生活。尽管只是一些很小的品种。

“这需要考虑一下，”兰顿说，“我可以毫不犹豫地，先生，整件事从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对。现在这条龙被严重地刺激了，哄骗一条龙做他不想做的事可不是开玩笑。”

“不要再找借口了，兰顿，够了！”巴勒姆刚开始说话，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当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打开门时，他们都非常惊讶，他只是说着“先生，先生……”就匆忙地让出路来，中国士兵看起来好像要直接从他身上踩过去，为永理走进房间清出一条路来。

他们非常惊讶，一时间都忘记站起来，劳伦斯还打算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时，永理已经走进房间了。仆人迅速把一把椅子——巴勒姆的椅子——拉过来，让永理坐下。但是他示意把椅子放到一边，这样所有人都不得不站在那里。兰顿悄悄地用一只手架住劳伦斯的胳膊，给他一点支撑，但是整个房间还是在他眼前倾斜并旋转起来，永理华丽长袍的闪光刺痛了他的眼睛。

“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你们对天子表示尊敬的方式，”永理对巴勒姆说，“你们又让龙天祥参加了一次战斗，现在你们还在这里开起了秘密会议，商讨如何保住你们窃取的果实！”

尽管五分钟前巴勒姆还在诅咒中国人，现在却变得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：“先生，殿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……”但是永理甚

他并不打算命令罗兰撒谎，绝不，当然他也不能给她和别人不一样的任务。但私底下，他强烈地希望这个秘密可以继续保持下去。罗兰只有11岁，穿上裤子和短夹克，乍一看是不会有把她当成女孩，他自己也曾经误认为她是男孩。但是他也希望看到空军和海军之间友好相处，或者至少不敌对，而时间一长，关系亲近之后，就很难不注意到罗兰的真正性别。

现在，他可能更期待自己沉浸在罗兰的事情中而不是一般性事务。前桅的船员正在忙着装船，一刻不停地说着有些人什么用都没有，只能坐在那里当乘客。一群人高声谈论着应该怎样一下子把转移用的绳子丢掉，现在却要毫不必要地把它们重新卷回来。劳伦斯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他自己的人都已经到达了正确的位置，他不能责备瑞雷的人，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帮助。

然而，泰米艾尔也注意到了，他喷着鼻息，翎颌竖起来一点儿。“那些绳子我看起来相当好，”他说，“我的队员会很小心地挪动它。”

“好了，亲爱的，不要为卷绳子的事伤了感情。”劳伦斯连忙说道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泰米艾尔已经把他保护和占有的本能扩展到了他的队员身上，现在他们已经和他在一起几个月了。但是时机却相当不合适，海员们对于龙的存在已经相当紧张，如果泰米艾尔卷入任何一场争执，并站在自己队员一边，只能增加船上的紧张气氛。

“求求你不要生气。”劳伦斯补充道，拍了拍泰米艾尔的腹部来引起他的注意，“旅途的开始非常重要，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很好的同船者，不鼓励与其他人的任何敌对状态。”

“嗯，我也这样认为，”泰米艾尔平息了下来，“但是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们这样抱怨真让人讨厌。”

“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，”劳伦斯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说道，“潮水已经转向了，我想使团的最后一箱行李现在也搬上船了。”

“忠诚号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承载10条中等大小的龙，仅泰

“长袍一会儿就会把他拖倒的。”

“我很难过他们没有都跌倒，”泰米艾尔嘟囔着，对一个20吨的龙来说声音太小了，也就是说，声音不太大。甲板上有人在窃笑，哈蒙德紧张地向周围看来看去。

其他的随行人员在没有再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也被举到船上，几乎像他们的行李一样，很快就被装了起来。所有工作最终都结束后，哈蒙德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用手背擦了擦满是汗的额头，虽然此时风像刀割一样寒冷刺骨。他四肢无力地坐在舷梯边一个有锁的柜子上，令队员们很厌烦。他挡住了路，大家就无法将专用艇搬回船上，然而他是一名乘客，也是一个特使，他的地位太重要了，没有人敢坦率地让他离开。

出于对他们的同情，劳伦斯找来了自己的助手罗兰、摩根和戴尔，他让他们安静地待在龙甲板上，不要挡住路。因此，他们在最边缘处坐成一排，晃动着脚跟。“摩根，”劳伦斯叫了其中一个的名字，那个小男孩立刻爬起来向他走去，“去邀请哈蒙德先生和我一起坐在这里吧，如果他愿意的话。”

哈蒙德对于这个邀请感到很高兴，立刻来到龙甲板上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一起身，人们立刻开始装备滑轮，准备把专用艇吊上来。“谢谢您，先生——谢谢您，您真是太好了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坐在摩根和罗兰为他推过来的有锁的箱子上，劳伦斯让人递给他一杯白兰地，他更加感激地接受了。“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如果刘豹被淹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

“是那位绅士的名字吗？”劳伦斯说。司令部会议召开以来，对于那位年纪稍大的特使，他唯一的印象只有他几近哨音的鼾声，“对这次旅程来说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始，但是依我看，几乎没有因为他的过错而责怪过你们。”

“不，那你就错了，”哈蒙德说，“他是一位王爷，只要愿意，他可以责备任何人。”

劳伦斯更乐于把这句话当成一个玩笑，但看上去哈蒙德对这

们看起来都很疲惫，脾气暴躁，对他们来说，在一个人和他的装备上花的时间足够他们装载十条龙了，而此时，晚饭已经晚了半个小时了。

当箱子都消失在下面，瑞雷上校从后甲板爬上楼梯，加入他们中间，摘下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。“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自己和这么一大堆东西带到英国来的。我想他们不是坐着运输船来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就要坐着他们的船回去了。”劳伦斯说。他之前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直到现在才意识到，而他完全不知道中国使团是如何完成了他们的旅程。“可能他们通过陆地过来的。”哈蒙德沉默地皱着眉头，很明显他也觉得很困惑。

“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旅程，可以参观那么多不同的地方，”泰米艾尔评论道，“但从海路去我并不遗憾，一点儿也不。”他又荒谬地补充道，焦急地看着瑞雷，确认他没有被冒犯。“是不是走海路会快一点儿啊？”

“不，一点儿也不快，”劳伦斯说，“我听说一个信差从伦敦到孟买需要两个月，幸运的话，我们需要七个月才能到达广州。但是陆上没有安全的路线，不幸的是，要途经法国，又有很多强盗，更别提要穿越山脉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我敢保证不少于八个月，”瑞雷说，“从航海日志看来，我们可以借风以六节的速度航行，这样会超过我的期待。”现在上上下下都快速行动着，所有的人都准备着起锚出海，渐渐退去的潮汐正冲刷着船迎风的一侧。“哦，我们应该加入他们。劳伦斯，今天我得在甲板上，对她进行估量，但是我希望明天您能和我一起用餐，当然还有您，哈蒙德先生。”

“上校，”哈蒙德说，“我不太熟悉船上生活的日常习惯——请原谅，如果也邀请使团成员合适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瑞雷惊讶地说道，劳伦斯无法责备他，邀请别人到另外一个人的饭桌上的确有点过分了。但是瑞雷控制住了自

己，更加礼貌地说道：“先生，当然应该是永理王爷首先发出这样的邀请。”

“在目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，即使到了广州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，”哈蒙德说，“不会的，我们应该转而以某种方式让他们参与进来。”

瑞雷进一步拒绝了他。但哈蒙德并不服输，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连哄带劝，对暗示假装看不见。瑞雷本可以继续进行更久的争论，但是人们已经不耐烦了，等待着起锚的命令，潮汐也渐渐退去，最终哈蒙德说：“谢谢您，先生，请您原谅，现在请绅士们原谅我。在陆地上我是一个认得出他们的字的专家，但是在船上，我想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设计一个可以接受的邀请。”他站起身来，在瑞雷收回他没有明确作出的让步之前逃走了。

“天啊！”瑞雷忧郁地说，“在他安排好之前，我得让船能航行多远就航行多远。如果他们疯狂到向我开炮的话，至少在这样的风里，诚心诚意地说，我不会回到港口，让他们把我踢到岸上。等我们到了马德拉，他们就会忘了这些事情。”

他说完这些话，跳到了前甲板上。很快，在巨大的四倍高的起锚机前面的人们紧张起来，当绞索从铁制的起锚架上渐渐被拉上来之后，从低一些的甲板上传来他们沉重的呼吸声，“忠诚号”上最小的锚几乎和其他船上的船首锚一样大，张开的锚爪比一个人的身高还要宽。

让这些感到轻松的是，瑞雷并没有命令他们把船索全部收起来。一批人带着铁杆从桩上离开，这几乎没有必要。风从西北方向吹来，右舷的横梁上满是风，现在，风和潮汐可以轻松地把船带离港口。她只有上桅帆，但是他们一把停泊处清理干净，瑞雷就要求升帆出发，虽然他对于出港有点悲观，但是船很快就回旋着通过了。它虽然有着长长的、深深的龙骨，但并没有太偏离航线，在庄严的仪式中直接向海峡航行而去。

泰米艾尔转过头，感受着风从耳边刮过，他看起来就像是老